

五

倫

書

五倫書卷之二十九

漢張釋之文帝時廷尉帝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奏此人犯蹕當罰金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

於民也。且方是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帝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當棄市。帝大怒曰。人亡道。乃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矣。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帝許之。

何並。哀帝時為潁川太守。時潁川鍾元為尚書令領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為郡掾。賦千金。並初赴任。過辭元。元免冠為弟請一等之罪。並曰。罪在弟身。與君律不在於太守。時陽翟輕俠趙季。李欵。以氣力漁食閭里。從橫郡中。聞並且至。皆亡去。並下車勅曰。三人非負太守。乃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汙民間。趙李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於是皆如其令。郡中清靜。

祭遵從光武征河北。為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令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眾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貫之。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趙憙。光武以為平林侯相。後拜懷令。大姓李子春。先為琅邪相。豪猾兼并。為人所患。憙下車。聞其二孫殺人。事未發覺。即窮詰其姦。收考子春。二孫自殺。京師為請者數十。終不聽。

時趙王良疾病將終車駕親臨問所欲言王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熹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犯法律不可枉也遷熹平原太守

虞延遷洛陽令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為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笞二百信陽侯陰就乃訴光武諧延多所冤枉帝乃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在西成乃回欲趨東延前執之謂曰爾人之

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今考實未竟宜當  
盡法成大呼稱枉陸戟郎以戟刺延叱使置  
之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  
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斂手莫敢  
干法

樊儵明帝永平初拜長水校尉封燕侯時廣  
陵王荆有罪帝以至親悼傷之詔儵與任隗  
雜理其獄奏請諒荆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  
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耶儵對曰天下高

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臣等以荆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今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帝歎息，僚益以此知名。

蘇章順帝時為冀州刺史。章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按其姦賊，乃為設酒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



王倫書卷二十九  
桓典靈帝光和中拜侍御史執正無所回避嘗乘驄馬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三國魏高柔文帝時為廷尉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名耶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帝意悟乃下京名即

還訊各當其罪

後魏源懷世宗時為使持節加侍中行臺巡行北邊六鎮懷朔鎮將元尼湏與懷少舊貪穢狼籍置酒請懷謂曰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之集乃是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所也明日公庭始為使人檢鎮將罪狀之處尼湏揮淚無以對懷遂表劾之

崔光韶莊帝時遷廷尉卿時秘書監祖瑩以

賦罪被劾光韶欲致之重法太尉城陽王徽  
尚書令臨淮王彧吏部尚書李神儁侍中李  
彧並勢望當時皆為瑩求寬光韶正色曰朝  
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有一如何反為罪人  
言乎其奉法不回如此

隋趙綽高祖時與辛亶同為刑部侍郎亶嘗衣  
緋禪俗云利於官帝以為厭蠱將斬之綽曰  
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帝怒甚謂綽曰卿  
惜辛亶而不自惜命左僕射高頴將斬之

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得殺辛。至朝堂解衣。帝使人謂綽曰。竟如何。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帝釋而勞勉之。時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帝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帝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帝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帝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耶。綽拜而

益前訶之不肯退。帝遂入。治書侍御史柳彧復上奏切諫。乃止。

源師少有識悟。尤以吏事自許。煬帝時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勅宮外衛士不得輒雜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師據法奏徒。帝令斬之。師奏曰。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脫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

唐李素立。高祖時擢監察御史。民犯法不及死。

帝欲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共有一動搖，則人無所措手足。方大業經始，奈何輦轂下先棄刑書乎？帝嘉納之。

戴胄，太宗時為大理少卿。帝以選人多詐，冒資蔭，勅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帝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帝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勅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今既知其不可，復斷

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帝曰。卿能  
執法。朕復何憂。長孫無忌嘗以被召不鮮佩  
刀入東上閣。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論監門校  
尉不覺察。罪當死。無忌贖。胄曰。校尉與無忌  
罪均。臣子於君父不得稱誤法者。凡御湯藥  
飲食舟船誤不如法皆死。陛下錄無忌功原  
之可也。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太宗曰。  
法為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戚。詔復議。德彝固  
執。太宗將可。胄駁之曰。校尉緣無忌以致罪。

罪當從輕。若皆過誤。不當獨死。由是無忌與校尉皆免。

李乾祐。太宗時為殿中侍御史。郇令裴仁軌私役門卒。帝欲斬之。乾祐曰。法令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以輕罪致極刑。非畫一之制。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帝意解。繇是免死。

劉箴器。高宗時為侍御史。衛尉卿尉遲寶琳脅人女為妾。箴器劾還之。寶琳私請。帝止其



還。凡再劾再止。藏器曰。法為天下縣衡。陛下用舍繇情。法何所施。今寶琳私請。陛下從之。臣公劾。陛下亦從之。今日從。明日改。下何所導。彼匹夫匹婦猶憚失信。況天子乎。帝乃詔可。

狄仁傑。高宗時為大理丞。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坐誤斧昭陵柏。罪當免。帝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是使我為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高廟。

玉環文帝欲當之族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杯土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差等犯不至死而致之死何哉今誤伐一栢殺二臣後世謂陛下為何如主帝意解遂免死

權懷恩高宗時以蔭累遷尚乘奉御馭人安畢羅為帝所寵見帝戲慢不恭懷恩奏事適見之退杖四十帝嗟賞曰良吏也擢萬年今賞罰明見惡輒取時語曰寧飲三斗塵莫逢

權懷恩

馬懷素武后時遷左臺監察御史魏元忠為張易之構謫嶺表太僕崔貞慎等祖道易之使人告貞慎等與元忠謀反詔懷素按之使者促迫懷素不從曰貞慎餞流人當得罪以為反謀則非昔彭越以逆誅藥布奏事尸下漢不坐罪今元忠罪非越比且陛下操生殺柄欲加之罪自當處決既付臣按狀惟知守陛下法耳貞慎等乃得免

裴懷古武后時遷監察御史時恒州浮屠為其徒誣告說詛不道后怒命按誅之懷古得其枉為后申析不聽因曰陛下法與天下畫一豈使臣殺無辜以希盛旨哉即其人有不臣狀臣何情寬之后意解得不誅

蘇瓌中宗時遷戶部尚書拜侍中留守京師鄭普思以妖幻位秘書負外監支黨徧岐隴間相煽誅為亂瓌捕擊普思窮訊普思妻以左道得幸韋后出入禁中有詔勿治瓌廷爭

不可。帝猶依違。於是僕射魏元忠頓首曰。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帝不得已。流普思於儋州。

李元紘。睿宗時為雍州司戶參軍。時太平公主勢震天下。百司順望風旨。嘗與民競碾磴。元紘還之。民長史竇懷貞大驚。趣改之。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搖也。

宋璟。中宗時遷黃門侍郎。武三思怙寵。數有請于璟。璟厲聲荅曰。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

就第安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祿產事乎。後韋月將告三思亂宮掖。三思諷有司論月將大逆不道。詔殊死。璟請付獄按罪。帝怒。岸巾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誅矣。尚何請。璟曰。陛下不問即斬之。臣恐有竊議者。請按而後刑。帝愈怒。璟曰。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流月將嶺南。

韓休玄宗時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休直方不務進趨。既為相。天下翕然宜之。

萬年尉李羨玉有罪。帝將放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朝廷有大姦。請先見治。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與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後羨玉。帝不許。休固諍曰。罪細且不容。巨猾乃置不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帝不能奪。

穆寧肅宗時為殿中侍御史。佐監鐵轉運時。李光弼屯徐州。餉不至。檄取資糧。寧不與。光弼怒。名寧欲殺之。或勸寧去。寧曰。避之失守。

亂自我始。何所避罪乎。即往見光弼。光弼曰。吾帥衆數萬。為天子討賊。食乏。則人散。君閉廩不救。欲潰吾兵。邪。寧答曰。命寧主糧者。勅也。公可以檄取乎。今公求糧。而寧專饋。寧有求兵。而公亦專與乎。光弼執其手謝曰。吾固知不可。聊與君議耳。時人重其守法。

柳渾。德宗時判門下省。玉工為帝作帶。誤毀一銡。工不敢聞。私市他玉足之。及獻。帝識不類。捕之。工人伏罪。帝怒其欺。詔京兆府論死。



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誤傷乘輿。罪當杖。請論律由。是工不死。

薛存誠。憲宗時拜御史中丞。時浮屠鑿虛者。自貞元中。關通賂遺。會坐于頓杜黃裳家事。逮捕下獄。存誠窮劾之。得贓數十萬。當以大辟。權近更保救於帝。有詔釋之。存誠不聽。明日詔使詣臺諭曰。朕須此囚面詰。非赦也。存誠奏曰。獄已具。陛下必欲召赦之。請先殺臣。

乃可。不然。臣不敢奉詔。鑒虛卒抵罪。

柳公綽。憲宗時拜京兆尹。方赴府。有神策校乘馬不避者。即時榜死。帝怒其專殺。公綽曰。此非獨試臣。乃輕陛下法耳。帝曰。既死。不以聞。可乎。公綽曰。臣不當奏。在市死。職金吾。在坊死。職左右巡使。帝意乃解。

許孟容。憲宗時為京兆尹。時神策軍驕恣。府縣不能制。軍吏李昱貸長安富人錢八百萬。滿三歲不肯償。孟容遣吏收捕械繫。剋日命

還之。曰：不如期且死。一軍盡驚，訴於朝。帝命付本軍治之。孟容繫不遣。奏曰：臣職司輦轂，合為陛下彈抑豪強。錢未盡輸，豈不可得？帝以其守正許之。自此豪右斂跡，威望大震。韋子澳，宣宗時為京兆尹。帝舅鄭光主墅，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子澳逮繫之。帝問其故。子澳具道姦狀，且言必真以法。帝曰：可貸否？荅曰：陛下擢臣尹京邑，安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貧下乎？帝曰：是不可犯，俾輸租乃免。

宋趙普。太宗時。陳利用以變幻之術得幸于帝。驕恣不法。居處服御僭擬乘輿。普按其十罪。力請誅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乃聽之。賜死商州。

錢若水為樞密副使。時招討使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司期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調發方集。繼隆復為檄。更取十月。轉運司遂散芻粟。既而復檄之。賊

且入塞。當以時進軍。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司乏軍具。太宗怒。命中使乘驛馳取盧之翰等三人首。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帝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猶留廷中不去。帝既食久之。使人偵廷中有何人。報云有細瘦而長者尚立焉。帝出詰之曰。朕以爾為賢。乃不才如是耶。對曰。陛下掾李繼隆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事。

狀明白。加誅何晚。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固不敢退。帝意解。乃召宰相呂端等。如若水議。既而虜不入塞。事皆虛誕。繼隆坐罷。招討知秦州。

蔡齊拜樞密副使。蜀大姓王齊雄坐殺人除名。齊雄以外戚未更赦。復官。齊明日入奏曰。齊雄恃勢。殺人不死。又亟授以官。是以恩廢法也。帝曰。降一等與官可乎。齊曰。以恩廢法。如朝廷何。帝從之。乃抵齊雄罪。

劉敞。仁宗時糾察在京刑獄。營卒桑達等醉  
鬪。指斥乘輿。皇城使捕送開封。棄達市。敞移  
府問。何以不經審訊。府報曰。近例凡聖旨及  
中書樞密所鞫獄。皆不慮問。敞奏請一準近  
格。樞密院不肯行。敞力爭之。乃詔以其章下  
府著為令。

范純仁。英宗時知襄邑縣。縣有牧地。初不隸  
縣。衛士牧馬。以踐民稼。純仁捕而杖之。主者  
怒曰。天子宿衛之士。令敢爾耶。白其事于上。

初治甚急。純仁言養兵出於稅畝。若使蒸民田而不得問稅。安所出。帝釋之。且聽牧地隸縣。凡牧地隸縣自純仁始。

苗時中為潞州司法參軍。時郡守欲入一囚於死。時中執不可。守怒責甚峻。時中曰。寧歸田里。法不可奪。守悟而聽之。熙寧中拜為司農丞。

金李仲畧。世宗時知大興府事。紇石烈執中坐賦。帝命仲畧鞫之。罪當削解。權要競言太重。



帝頗然之。仲畧奏曰：教化之行自近者始。京師四方之則也。郡縣守令無慮數百。此而不懲。何以勵後。況執中兇殘狠愎。慢上虐下。豈可宥之。帝曰：卿言是也。遂寘于法。

完顏仲德本名忽斜虎。哀宗時拜尚書省右丞兼樞密副使。忠孝軍提控李德以月糧不優。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幾於罵詈。郎中移刺克忠白之。仲德怒縛德杖之六十。帝諭之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

乃爾。仲德曰：將帥之職，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更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不敢有犯。

元。撒蠻嗣國王速渾察之子。自襁褓時，世祖撫育之。若子。及長，常侍左右。帝嘗詔之曰：男女異路，古制也。況掖庭乎。禮不可不肅。汝其司

之既而近臣字羅銜命遽出行失其次撒蠻怒其違禮執而囚之別室帝恠其久不至詢知其故釋其罪撒蠻因進曰今自陛下出陛下乃自違之何以責臣下乎帝曰卿言誠是也

趙璧憲宗時為河南經畧使河南劉萬戶貪淫暴戾郡中婚嫁必先賂之得所請而後行其黨董主簿尤恃勢為虐徂取民女有色者三十餘人璧至按其罪立斬之盡還民女劉

大驚。時天大雪。因詣壁相勞苦。且酌酒賀曰。經畧下車。誅鋤強猾。故雪為瑞。應壁曰。如董主簿比者。尚有其人。俟盡誅之。瑞應將大至。劉屏氣不復敢出語。歸臥病而卒。時人以為懼死。

李好文拜監察御史。錄囚河東。有撤都刺者。以足蹋人而死。衆皆曰。殺人非刃。當杖之。好文曰。怙勢殺人。甚於刃。况因有所求而殺之。其情尤重。乃寘之死。河東為之震肅。

國朝朱友文。洪武三年為天策衛知事。初指揮張溫守蘭州。元將王保保兵圍城。溫督將士備守。夜二鼓圍兵登城。千戶郭祐被酒醉臥不之覺。巡城官軍擊却之。圍既解。溫執祐將斬之。友文諍之曰。當賊犯城時。將軍斬祐以令衆。所謂以軍法從事。人無得而議之。今賊既退。乃追罪之。非惟無及於事。且有擅殺之名。竊以為不可。溫悟。杖祐而釋之。

太祖皇帝聞之。謂輔臣曰。友文以幕僚能守朝

廷法。直言開諭長官。此正人也。宜加賚予。以  
勸其餘。遂賜綺帛各五匹。

五倫書卷之二十九

五倫書卷之三十

臣通

善行

持正

列國鄭子產為大夫。魯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太辰。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瑋玉璣。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既而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太叔曰。寶以

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  
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  
道。是亦多言矣。遂不與。亦不復火。鄭復大水。  
龍闢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禳焉。子產  
弗許。曰。我闢。龍弗我覲也。龍闢。我獨何覲焉。  
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  
我。乃止。

漢周昌。高帝時為御史大夫。嘗燕入奏事。帝方  
擁戚姬。昌還走。帝追及之。問曰。我何如主也。



昌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帝笑之。然尤憚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莫得。而昌廷爭之強。帝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帝欣然笑。即罷之。

袁盎。文帝時為郎中。帝幸上林。后與慎夫人從。及坐。郎署長布席。盎引却慎夫人坐。因前說曰。今陛下既已立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

同坐哉。不見人。或手。於是帝乃悅。夫人賜盎  
金五十斤。

宋弘光武徵拜為大司空。弘薦桓譚。召拜議  
郎給事中。帝譙。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  
不悅。伺譚內出。遣吏召譚。至讓之曰。吾所以  
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  
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將舉以法。譚頓首  
謝。乃遣之。後帝大會。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常  
度。帝怪問之。弘謝曰。臣薦譚者。望能以忠正

導主。而今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

謝

任延光武時為武威太守。帝曰。善事上官。無  
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  
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  
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嘆息曰。卿言是也。

郅惲光武時舉孝廉為上東城門候。帝嘗出  
獵。車駕夜還。惲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  
門間。惲曰。大明遼遠。遂不受詔。帝乃回從東

中門入。明日憚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盥于  
遊田。以萬民為憂。今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  
晝。其如社稷宗廟何。帝賜憚帛百匹。貶東中  
門候為參封尉。

韓稜和帝時為尚書令。竇憲使人刺殺齊都  
鄉侯暢於上東門。有司畏憲咸委疑於暢兄  
弟。詔遣侍御史按其事。稜上疏以為賊在京  
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為姦臣所笑。竇太后怒  
切責稜。稜固執其議。及事發。果如所言。憲恐。

求出擊北匈奴。有功。還為大將軍。威震天下。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

黃琬靈帝時為太尉。董卓議遷都長安。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卜東都以隆漢。天之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以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暴怒。琬對曰。昔白公

作亂於楚。屈廬冒刃而前。崔杼弑君於齊。晏  
嬰不懼其盟。吾雖不德。誠慕古人之節。琬竟  
坐免。

晉。嵇紹。惠帝時。累遷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太  
尉陳準薨。太常奏謚。紹駁曰。謚。稱所以垂之  
不朽。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自頃禮官協  
情。謚不依本。準謚為過。宜謚曰繆。司空張華  
為趙王倫所誅。議者欲復其爵。紹曰。華歷任  
內外。雖粗有善事。然此禍始亂。華實為之。不

宜復其爵位。齊王問輔政時。紹嘗諮事。遇問  
譙會。古董艾等共論時政。艾言於問曰。私侍  
中善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  
問曰。今日為懽。卿何吝此耶。紹對曰。公匡復  
社稷。當執物作則。垂之於後。紹雖虛鄙。忝備  
常伯。腰紱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為  
伶人之事。問大慚。艾等不自得而退。

溫嶠明帝時為中書令。王敦欲謗帝以不孝。  
云溫嶠在東宮久。最所知悉。因厲聲問嶠。謂

懼威必與己同。矯正色對曰。鈞深致遠。小人無以測君子。當今諒闇之際。有至性可稱。敦嘿然不悅。後敦敗。矯鎮武昌。見敦畫像曰。敦大逆。宜加斲棺之戮。受崔杼之刑。古人闔棺而定謚。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群下者。命削去之。

南宋謝莊為侍中領前軍將軍。時高祖出行夜還。勅開門。莊居守執不奉旨。須墨詔乃開。帝後因酒讌。從容曰。卿欲效邳君章邪。對曰。臣



聞蒐巡有度。郊祀有節。監于游田。著之一。誠  
陛下今蒙犯塵露。晨往宵歸。恐不逞之徒。妄  
生矯詐。臣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

北齊張耀為尚書左丞。文宣近出。令耀居守。車  
駕夜還。耀不開門。勒兵嚴備。火至看面。然後  
開迎。文宣笑曰。卿欲學邳君章也。賜以錦袍。  
以其忠勤。深見親待。

唐段志玄。太宗時為驍騎大將軍。文德皇后葬。  
與宇文士及勒兵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

二將軍所士及披戶納使。志玄拒曰：軍門不  
夜開。使者示手詔。志玄曰：夜不能辨，不納。比  
曙，帝嘆曰：真將軍。周亞夫何以加焉。

褚遂良。太宗貞觀中累遷。兼知起居事。帝曰：  
卿記起居。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  
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為非法。未聞  
有天子自觀史者。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  
對曰：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  
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帝善其言。

狄仁傑高宗時為度支郎中。帝幸汾陽宮。為知頓使。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妬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洒道。何妬女避邪。止其役。帝壯之。曰。真大丈夫哉。

王及善高宗時授朝散大夫。皇太子弘立。擢為左奉衛率。太子宴于宮。命宮臣擲倒。及善辭曰。殿下自有優人。臣苟奉令。非羽翼之義。太子謝之。帝聞。賜絹百餘匹。除左千牛衛將。

軍

郝處俊為中書令。高宗欲詔武后攝知國政。令宰相議之。處俊曰。臣聞禮經云。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外內和順。國家以理。然則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則謫見于天。下則禍成于人。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后。且曠古以來。未有此事。帝遂止。

李昭德武后時拜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鳳閣舍人張嘉福。令洛陽人王慶之率輕薄惡少數百人。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子。后未許。令昭德詰之。昭德遂殺慶之餘衆乃息。因奏曰。臣聞文武之道布在方冊。豈有已為天子而為姑立廟乎。以親親言之。天皇是陛下夫也。皇嗣是陛下子也。陛下正合得天皇子孫為萬代計。況陛下承天皇顧託而有天下。若立承嗣。臣恐天皇不來食矣。后以為然。

崔祐甫。代宗時累遷中書舍人。會朱泚軍中  
貓鼠同乳。表其瑞。宰相常袞率群臣賀。祐甫  
獨曰。可弔不可賀。詔使問狀。祐甫對曰。臣聞  
禮迎貓。為其食田鼠。以其為人去害。雖細必  
錄。今貓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反乳之。無乃  
失其性耶。貓職不脩。其應若曰。法吏有不觸  
邪。疆吏有不扞敵。臣愚以為當命有司察貪  
吏。誠邊候。勤徼巡。則貓能致功。鼠不為害。帝  
異其言。

李絳憲宗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吉甫嘗  
盛贊天子威德。帝欣然。絳獨曰。陛下自視今  
日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敢望文帝。對曰。  
是時賈誼以為措火積薪下。火未及然。因以  
為安。其憂如此。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  
西戎內訌。近以涇隴為鄙。去京師遠不千里。  
燧燧相接也。加比水旱。倉廩空虛。陛下誠宜  
焦心銷志。求濟時之略。可便高枕而臥哉。帝  
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

魏謩文宗時累遷為起居舍人。會帝索起居注。謩奏古置左右史。書得失以存鑒戒。陛下所為善無畏不書。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曰不然。我既嘗觀之。謩曰向者取觀。史氏為失職。陛下一見。則後來所書必有諱。屈善惡不實。不可為史。且後代何信哉。乃止。

宋竇儀周世宗時從太祖下滁州。籍其帑藏。數日後太祖遣親吏取藏絹。儀曰公初下城。雖傾藏取之。誰敢言者。今既有籍。即為官物。非



詔旨不可得也。後太祖屢對大臣稱儀有守  
王祐事太祖為知制誥。魏州節度使符彥卿  
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于帝。帝使祐使魏  
以便宜付之。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為  
相。祐往別太宗於晉邸。太宗却左右欲與之  
語。祐徑趨出。至魏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  
橫。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帝問曰。汝敢保  
符彥卿無異意乎。祐曰。臣與彥卿家各百口。  
願以臣之家保彥卿。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

忌殺無辜。致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為戒。帝怒其語直。貶護國軍行軍司馬華州安置。太宗即位。以兵部侍郎召之。

竇僂。太祖時為晉府記室。賈琰為推官。每諸王宗室宴集。琰必怡聲下氣。褒贊捷給。僂比之曰。賈氏子何巧言令色之甚。獨不愧於心耶。太宗甚怒。自太祖斥僂出為涇州節判。後即位。思之。召為樞密直學士。數月。即參知政事。語之曰。卿嘗面折賈琰。故任卿左右。思聞

直言耳

李沆真宗時拜相。帝問沆曰：人皆有密啓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則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駙馬都尉石保吉求為使相，仁宗以問沆。沆曰：賞典之行，須有所自。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論。他日再三詢之，執議如初。遂寢其事。

王旦為相時，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

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旦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帝顧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耶？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帝語旦曰：承規待此以瞑目。旦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柰何？

馬知節真宗時任樞密。遇事蹇蹇。未嘗有所顧憚。時丁謂輩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

詆之。王欽若每奏事。或懷數奏出其一二。餘皆匿之。既退。以己意稱聖旨行之。嘗與知節俱奏事帝前。欽若將退。知節目之曰。懷中奏何不盡出之。知節退見王旦。詞色尚怒。因語旦曰。諸子上前議論如此。知節幾欲以笏擊死之。

孔道輔。仁宗時為寧州軍事推官。有蛇出天慶觀真武殿中。一郡以為神。州將帥官屬往奠拜之。欲上其事。道輔徑前以笏擊蛇碎其

首觀者初驚。後莫不歎服。

張昇仁宗朝拜御史中丞。劉沆在相位。以御史范師道。趙抃嘗攻其惡。陰欲出之。昇曰。天子耳目之官。柰何用宰相怒而斥。上章力爭之。沆竟罷去。帝見昇指切時事無所避。謂曰。卿孤立乃能如是。對曰。臣仰託聖主。致位侍從。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為如陛下乃孤立耳。帝為之感動。

范鎮神宗時居內翰。三疏力詆王安石青苗之法。不行。即請致仕。安石怒。鎮落翰林學士。致仕。鎮既得謝。蘇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趙抃為御史。范鎮為諫官。以論陳執中事有隙。熙寧中。安石執政。恨鎮。數毀之於神宗。且

曰。陛下問趙抃。即知其為人。他日帝以問抃。對曰。忠臣。帝曰。卿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違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安石問抃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抃曰。不敢以私害公。

陳瓘為左司貲外郎。兼權給事中。宰相魯布使客告以將即真。瓘語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義私恩。兩有愧矣。



吾有一書論其過。投之以決去就。旦持入省。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辯移時。至箕踞諍語。瓘色不為動。徐起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

周必大。孝宗時除參知政事。有介榭房之援。求為郎者。帝俾諭給舍。繳駁。必大曰。臺諫給舍與三省相維持。豈可諭意。不從失體。從則壞法。命下之日。臣等自當執奏。帝喜曰。肯如此任怨耶。必大曰。當予而不予。則有怨。不當

予而不予何怨之有。帝曰。此任責非任怨也。  
後拜右丞相。

素樞。孝宗時為國史院編脩官。章惇家以其  
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曰。子厚為相。負國  
欺君。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  
天下。後世公議。時相趙雄總史事。見之歎曰。  
無愧古良史。

元。耶律楚材為中書令。太宗崩。皇后乃馬真氏。  
稱制。崇信姦回。庶政多紊。后以御寶空紙。付

與都刺合蠻使自書填行之。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事，遂止。又有旨：凡與都刺合蠻所建白，令史不為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況截手乎？后不悅。楚材辯論不已，因大聲曰：老臣事太祖太宗三十餘年，無負於國，皇后亦豈能無罪殺臣也。后雖憾之，亦以先朝舊勳，深敬憚焉。

尚文拜中書左丞時西域賈人有奉珍寶進  
售者其價六十萬定省臣平章顧謂文曰此  
所謂押忽大珠也六十萬酬之不為過一坐  
傳玩文問何所用平章曰含之可不渴熨面  
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萬大不渴則  
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  
所謂寶者米粟是也一日不食則飢三日則  
疾七日則死有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  
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平章固請觀之文竟

不為動

徹里帖木兒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時黃河清有司以為瑞請聞于朝徹里帖木兒曰吾以為臣忠為子孝天下治百姓安為瑞餘何益於治哉竟不以聞

樊執敬順帝時擢授經郎嘗見帝師不拜或諗之曰帝師天子素崇重王公大人見必俯伏作禮公獨不拜何也執敬曰吾孔氏之徒知尊孔氏而已何拜異教乎

朵爾直班順帝時為御史。元日朝賀。當糾正班次。即上言百官踰越班制者。當同失儀論以懲不敬。先是教坊官位在百官後。御史大夫撒迪傳旨。俾入正班。至是朵爾直班執不可。撒迪曰。御史不奉詔耶。朵爾直班曰。事不可行。卒不入正班。